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以流行曲輔助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個案分享

簡弘毅*

一、引言：中國語文教學在英國

隨著全球化加快，各國交往頻繁，各地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在英國，近年對中國語文的教學需求也有顯著增長。據統計，2023年光是英格蘭地區便有70所公立學校提供中文課程，超過7,000名學生修讀中文；另外也有22%的英格蘭私立學校提供中文課程。而Joint Council for Qualification （JCQ）公布的數據亦顯示，學生報考GCSE中文科的數目從2021年的3,648人增加至2022年的5,504人。以上數字，都反映英格蘭教育制度中對學習中文的需求越來越大。

英格蘭地區其實也投入不少資源推廣中國語文教育，例如由英國教育部資助、倫敦大學學院（IOE）教育學院及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聯合主辦的「中文培優項目（Mandarin Excellence Programme）」、太古中文教育基金等，在教師培訓、教材出版以及課程發展上，都為中文教育提供幫助。

有了以上有利的條件，教師要在外國進一步推廣、教授中文，可嘗試在日常教學入手。本文嘗試以個案分享的方式，探討以流行曲輔助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可行性。

二、文獻回顧

要了解流行曲能否提高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動機，首先要從「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音樂在第二語言教室中的使用情況」這兩個範疇，了解當中關連，從而思考如何充分利用流行曲的特性提升學習效能。

---

* 簡弘毅，香港大學教育博士。於Fairview International School Bridge of Allan任教中文和國際文憑預科課程。

1.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

克拉申（Krashen）提出語言習得的五個假設，包括「習得／學習假設理論」：即是掌握一門語言的兩個途徑，分別為有意識的學習和無意識地習得，而習得而來的語言更能成為長期記憶，是以掌握語言時應以習得為優先方式。「輸入假設理論」：指語言輸入對學習者來說要被可理解或稍為比可理解輸入高一點難度，才會出現語言習得情況。「語言監控假設理論」：指經由學習所得的語言會形成監控機制來檢查學習者的語言輸出以提高這準確度，但同時會影響語言輸出時的流暢度。「自然習得順序假設理論」：指學習者透過習得方式所掌握的語言，在不同文法點的掌握先後會有先後順序。「情意濾網假設理論」：指即使有可理解的語料輸入，但一些情感如感受、態度、情緒、動機等也會影響語言習得的情況。

克拉申（2011）也在Cskizentmihalyi（1990）心流假設理論上進一步提出「迷人輸入假設理論」，該假設認為如果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內容吸引，學習者會專注於內容中而不知不覺習得語言。

另外，他也嘗試解釋由Barber(1980)提出有關「Din」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指當語言學習者沉浸在語言環境中，腦內會不自主地出現該種語言。克拉申(1983)解釋是自然現象，幫助學習者增加語言輸入，加強語言習得的效果。由此可見，重複的語言輸入在學理上的確可以幫助語言習得。

有了這些語言學習理論，可在選擇流行曲時，選取適合學生能力，而內容吸引的歌曲，以增加學生習得語言的機會。

2. 音樂在第二語言教室中的使用情況

雖然音樂與第二語言學習看似兩個不同範疇，但其實不同學者一直在進行相關研究希望利用音樂提高第二語言學習效率。

Mithen（2005）提出音樂在歷史上，不同文化都共同擁有的文化產物。Petal（2008）進一步從腦神經科學角度，分析音樂和語言能刺激腦神經的區域，有重疊部分，從而論證兩者有一定關連。其實早在九十年代，Murphey（1989）已開始分析英語音樂流行榜上榜歌曲，發現流行曲的歌詞中沒有明確的性別、地點、時間，讓聽眾更易投入並產生共鳴。Murphey（2013）更進一步整理成書，提供教學策略，如何利用流行曲，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室中，教授發音、詞彙及內容分析等。

另外，Fitch(2006)認為重複是音樂既有的設計，而Margulis(2014)重複的音樂會令人進入心流狀態，如果旋律中帶有歌詞，那學習者便可以不斷地聽到目的語，

在這種高強度語言輸入下，增加學習者習得目的語的機會。

綜上所述，流行曲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室中已有一定研究和成效，

三、個案分享

本個案的觀察對象，是位於蘇格蘭一所私立學校的初中生，平均學習中文的年期只有一至三年，能掌握基本課堂指令語言和課程上曾涉及的話題中的基本詞彙。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課堂語言中有介紹「謝謝」、「不客氣」、「對不起」、「沒關係」，但學生對於聽到哪一句應該回應哪一句還是掌握不好。

是次個案所選取的歌曲是在台灣成立、由外國人組成的樂隊「前進樂團」，他們其中一首歌曲《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歌詞內容大致圍繞因為外國人對於普通話聲調掌握不好，在餐廳點餐時誤將「水餃」說成「睡覺」而鬧出笑話。其中副歌「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對不起對不起／我只想和你做朋友」歌詞簡單易明，而且這段副歌在整首歌中重複四次之多，更容易讓學生記住。其中「對不起」一詞在歌詞中重複了15次，在最後一次副歌中也重複「沒關係」8次，希望在高強度輸入下學生會掌握到兩組詞語的意思和關係。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只想跟你當朋友
Hello 你好嗎
你的英文好好聽
你是美國人嗎
並不是美國人
我是一位英國紳士
如果你專心聽
你會了解我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只想跟你當朋友
歡迎光臨
裡面坐
先生你要吃什麼
我要睡覺
你很累是不是
我不累我肚子很餓
我想要吃水餃
請你快點做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只想跟你當朋友
沒關係我的中文進步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還要跟你當朋友
沒關係我的中文進步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還要跟你當朋友
沒關係我的中文進步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還要跟你當朋友
沒關係我的中文進步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還要跟你當朋友

這首歌並沒有專門一節課來介紹給學生，而是學生在進行其他練習時的空檔中播放。由於副歌重複多次，而且學生在學期初已學習「對不起」一詞，所以播放數次後已有學生跟著旋律哼唱。

然後老師提供音樂錄像，學生在錄像中看到歌詞字幕，有些學生可以跟著唱，而其他學生也受到這些學生的感染，而慢慢學習歌曲不同部分的歌詞發音，加入合唱行列。

最後老師在課堂上解釋歌詞，指出「水餃」和「睡覺」聲調不同意思也不一樣，學生明白歌詞後，也在分享自己在學習中文時面對聲調的困難。

經過數星期課堂練習時播放此曲，學生已經可以在每次播放時跟著哼唱，而且在課堂練習時會主動要求老師點播此曲。除此以外，現在學生已經完全掌握了「對不起」和「沒關係」的關係。在課堂時只要有人需要道歉說「對不起」，已經有學生會說出「沒關係」，不再與「不客氣」混淆。另外，在課堂以外學生在休息時間也會自己哼唱此曲，慢慢地對於在課堂以外使用中文溝通多了信心。

四、結論

是次個案分享，得出一些具啟發性的經驗。從課堂中播放歌曲的觀察所得，學生對聽中文流行曲感到有興趣，而且願意跟著哼唱。在課堂以外，學生也會唱起這首歌，證明歌曲已對他們產生深刻印象，對某些日常應對詞語已經有很好的掌握。根據語言習得的理論，這種重複又大量的語言輸入正為習得語言提供有利條件，可見這種教學方式方向可取。而且，流行曲在第二語言的學習中有正面的作用，在英語學習中已有證明，本個案也發現這種教學方式，將來或可更大規模地應用於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中。期望將來有更多專門針對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科學研究，為推廣中文作教學和研究出貢獻。

參考文獻：

Barber, E. (1980).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DFL Bulletin*, 12, 2632.

Chinese: A Growing Rival to French in UK Schools? (n.d.). Whichschooladvisor.com. https://whichschooladvisor.com/uk/school-news/chinese-a-growing-rival-to-french-in-uk-schools

Csikszentmihalyi, M. (2013). Flow: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Random House.

Fitch, W. T. (2006). The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music: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gnition, 100*(1), 173-215. doi:10.1016/j.cognition.2005.11.009

Krashen, S. D.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shen, S. D.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Krashen, S. D. (1983). The din in the head, input, and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6*(1), 41-44. doi:10.1111/j.1944-9720.1983.tb01422.

Krashen, S. D. (2011). *The compelling (not just interesting) input hypothesis.*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nglish Connection (KOTESOL), Korea. Retrieved from https://koreatesol.org/sites/default/files/pdf_publications/TECv15n3-11Autumn.pdf

Margulis, E. H. (2014). *On repeat: How music plays the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hen, S. (2005). *The singing neanderthals: The origins of music, language, mind and body.* Hachette UK.

Murphey, T. (1989). The when, where, and who of pop lyrics: The listener's prerogative. *Popular Music,* 8(2), 185-193. doi:10.1017/s0261143000003378

Murphey, T. (2013). *Music and song - Resource books for teach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l, A. D. (2008). *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日本文字改革怎樣發生的？

詞 兒

漢字簡化由來已久，在甲骨文、金文中，漢字已在簡化。武則天造字，造的也是簡體字。到了近現代，倡導文字改革的人更多，如陸費逵、錢玄同、陳望道等。1950年代，文改進入一個重要時期，《漢字簡化方案》公佈了。不過，近日翻檢日本文改史料，看到一種說法：二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認為，日語漢字多且難寫，導致內閣向盟軍提交回覆十分緩慢，影響民主化進程，而且文字難寫也使得民眾識字率低。因此要求日本當局將日語“簡素化”。

昭和21年（1946）11月5日，日本當局擬定一份漢字表，僅16天後，內閣就發佈訓令、告示，公佈1850個當用漢字為法律、公文、報紙、雜誌等文本使用漢字之首選，停止使用複雜的、不一致的字體。這1850個漢字中，有131個新造的略字，替代了133個繁體字（其中“弁”一字替代了三字“辨、辯、瓣”）。《官報》還專門為此發行了7個版面的號外。昭和23年，盟軍總司令部的佩爾澤（John Campbell Pelze，1914—1999）建議將日語羅馬字化，認為民眾識字困難，影響民主化進程。但是，文部省教育研修所在全國范圍內對15至64歲之間17000名日本人進行了讀書能力調查，發現只有2.1%的人不會讀寫漢字，日本的識字率很高，漢字與識字率似沒有關係。